

讀通鑑論

冊八

24-100

1880-1881 July 1881

讀通鑑論卷十八
衡陽王夫之撰

衡陽王夫之撰

陳高祖

自曹魏以迄於宋。皆名爲禪而篡者也。蓋嘗論之。本以征
誅取天下。狃於習而假迹於篡者。唐高祖也。其名逆。其情
未詐。君子惡其名而已。以雄桀之才。起而圖功。其圖功也。
以覬得天下爲心。功旣立而遂攘之。曹魏劉宋也。而劉宋
之功偉於曹魏矣。受推誠託孤之命。遂啓逆心。非不立功。
而功不在天下。以威福動人而因竊者。司馬氏也。無固獲
之心。天下亂而無紀。一旦起而攘之者。宋太祖也。無功於
天下。天下已亂。見爲可奪而奪之者。梁武帝也。旣無功矣。
蓄姦謀以從人於弒逆。因而奪之者。蕭齊也。本賊也。而名
爲禪者。朱梁也。若夫陳氏之篡梁。功劣於曹劉。而抑有功

焉。天下之亂已極。可攘而攘之。亦無固獲之心。如是則不足。以頡頏於劉宋。而優於趙宋。有討平侯景之義。愈於曹馬者。無素蓄之姦。賢於梁武者。無犯順之兵也。是故其爲君也。雖微。而其罪亦輕矣。卻淵明而復辟於敬帝。非果念武帝之子孫而固立之。然當其時。江左之不能自立。甚矣。蕭詧稱藩於宇文。以殺叔父。而保一隅。以號爲君。淵明稱藩於高氏。以蔑君之遺孫。而擁虛號以爲君。皆非君也。宇文高氏守藩之臣也。使淵明得立。則舉江東以屬服於高洋。尤慘也。陳高非忠於蕭氏。而保中國之遺民。延數十年。以待隋之一統。則功亦偉矣哉。夫陳高始起嶺表之日。逮乎入討侯景之初。固知其未有妄干天位之志也。蕭氏子孫。自相戕賊。天下莫適爲主。而後思攘之。其罪旣輕。雖無赫赫之功。而功亦不可泯。視隋之居中狐媚。以奪宇文氏

者遠矣。若夫君子之有怨於隋者，則以□□代□□得之，不以其道而終不可名爲篡也。此陳隋之後，天下所以定也。惜乎唐之不正，名爲誅弑父虐民之獨夫，而託之乎禪，以自居乎篡也。

君子之善善也，豪毛必取，唯其豪毛之果善也。若夫赫然著一善之名，而實無非惡，役於其名而取之，則受罔於非其道，爲愚而已矣。陳氏篡梁，王琳起兵至湓城，以伐陳，赫然討賊之義舉也。自君子論之，子之篡燕，齊宣王興師伐之，而孟子曰：以燕伐燕，若琳者，豈但以陳伐陳哉？琳起兵以救元帝於江陵，正也。蕭詧導宇文氏以戕元帝，而毀其宗社，詧者，琳之仇讎也。而詧不能獨成其惡，元帝死於宇文氏之刃，則宇文氏尤琳之不共戴天者也。侯平不受琳之指麾，琳遂奉表於高洋，去□卽□，惡已大矣。猶曰高氏

非吾讎也。以妻子陷入於關中。復奉表稱臣而西嚮。身爲盟主。二三其德。荏苒妻子之私愛。北面稽顙於殺吾君亡吾國之索虜鮮卑。斯人也。陳主所蠶蠹視之。不以爲人類者也。而何能奉詞以討陳邪。蕭譽琳之讎也。敬帝非琳之讎也。元帝死亡。敬帝以武帝之孫。元帝之幼子。立於建業。琳旣兩奉表於二虜。復稱臣於敬帝。以縻繫於梁。梁徵之爲司空而不至。何爲者也。使琳果有匡復之心。則身旣爲上流之盟主。應司空之召。入奉敬帝。折陳氏之邪心。夫豈不能。旣懷貳心。親高齊而忘故國。及陳之篡。乃竊討賊之名。以與陳氏爭。倚高氏之援。求蕭莊以借爲主。一人之身。倏彼倏此。廉恥蕩然而尙可許爲討賊之師乎。幸而陳氏勝矣。陳而敗也。高洋乘亂而取江東。琳不能禁。固琳之所不恤也。假令蕭莊得入建業而君梁。琳因起而奪之。勢所

必然。抑琳志之固然者也。無恆之小人。旦夕莫測。而許之
以討賊之義乎。卽後事而觀之。陳遣謝哲往說。而琳又還
湘州。陳高祖歿。復背約而奉蕭莊。屯滢城。以稱帝。大敗於
侯瑱。而奔齊之志決矣。此琳始終變詐之情形也。故曰非
但以陳伐陳也。嗚呼。人至於無恆而極矣。無恆者。於善無
恆也。於惡亦無恆也。於惡無恆。而有時乎善。其果善與。猶
不可據也。況乎其徒以名邪。爲君也。忠而死。爲父也。孝而
死。非爲君父而忠孝也。吾臣吾子。不忍自廢者也。豈忍以
忠臣孝子。爲可獵取之浮名乎。失身於異類。則已無身矣。
無身而君誰之君。父誰之父。遑及忠孝哉。且若琳者。則又
失身於□類。而亦無據也。倏而禽。倏而人。妖魅而已矣。今
有妖魅於此。衣冠粉澤。而遂樂推之以爲人。非至愚者不
然。然則假琳以梁臣之名。而嘉予其伐陳之義。又何以異

於是人之別於禽獸。恆而已矣。君子之觀人。絜其初終。以定其貞邪。持論之恆也。乍然見其襲義之虛聲。而矜異之。待其惡已敗露。而又貶之。亦持論之無恆者也。無恆則其違琳也不遠矣。善善而無一定之衡。可不鑒與。

被徵不屈。名爲徵士。名均也。而實有辨。守君臣之義。遠篡逆之黨。非無當世之心。而潔己以自靖者。管寧陶潛是也。矯厲亢爽。恥爲物下。道非可隱。而自旌其志。嚴光周黨是也。閒適自安。蕭清自喜。知不足以經世。而怡然委順。林逋魏野之類是也。處有餘之地。可以優游。全身保名。而得其所便。則韋夔種放是也。考其行。論其世。察其志。辨其方。則其高下可得而覩矣。夔者。孝寬之兄。放者。世衡師道之族也。故二子者。尤相肖。其家赫然著顯。名居厚實於天下。而已得以高臥邀人主之尊獎。則亦何求於一命之榮哉。二

子者。尤相肖也。此爲逍遙公豹林處士而已矣。按种放之

太宗世衡之見在後未知有誤否

文帝

文帝既以從子繼高祖而立。宇文氏遣高祖之子昌歸陳。文帝與侯安都斃之於江。帝之貪位安忍。其惡無所逃矣。所可重傷者。昌之愚。而爲狡夷投之死地以亂陳也。昌在關中。高祖屢請之。而宇文氏不遣。持重質以脅陳。高祖殂。乃亟遣之歸。知其兄弟必爭。則己乘之以收其利。蕭紀爭而得巴蜀。蕭警爭而得江陵。其術兩讎。復以試之建業。其情曉然易見。而何昌之不覺也。侯安都之戕賊行。而昌死於道。喪一亡公子耳。宇文氏無一旅之援。一使之逆。於己無損也。昌不死而陳有奉之者。則必求援於己。捲土而奉藩。昌不能違。不復有陳矣。昌何利於此。而徒爲宇文氏張

乎。昌不聽而終老於關中。雖居異域。自以梁亡被虜。非投身幽谷。如劉景蕭寶寅之迷也。仲雍斷髮文身。以全孝友。而大周祚。則委贄於宇文氏。其又何傷。晉文公謝秦伯得國於斯之命。豈忘君晉哉。秦奉己以入。而己制於秦。惠公之所以見獲於韓原。文公不屑爲也。父死之謂何。而忍利其國。秦人之謀折矣。故晉以寧。而文公終以霸。天命在己。惡知其不爲晉文。其不然也。以亡公子優游於南山渭水之閒。可以全身。而不貽禍於宗國。又何怨乎。或曰。此仁者之事。非昌之所及也。道二。仁與不仁而已矣。出乎仁則入乎不仁。危其國。亡其身。不仁不可與言。而爲人所顛倒。一間而已。身死則爲陳昌。國危則爲蕭譽。昌不仁而文帝安。都以不仁應之。昌先之矣。

國破君危。志士奮興。以圖匡復。此決起一朝。無暇豫計其

始終者也。豫計則不果矣。雖然，亦有不容不豫計者。亂一起而不知所屆，事會之變未可測矣。所可豫計者，己有其初心，道有其大常也。或死乎？或弗死乎？死有所爲，生有所爲，生變雖生於始謀之外，而心自依乎其初。此之謂豫計。志不定，義不明，以亂終，利害亂其中，從違失其則，則爲王琳而已矣。孫瑒之始，與琳俱起，本以蕭詧引宇文攻元帝於江陵，急於入援，以拯元帝之危，而存梁之宗社，不及而江陵陷，元帝死，事雖不克，而爲吾大讎者，宇文氏也。陳氏攀敬帝以立，而又篡之，則其意計不及。忽然之變也。於是而琳志亂矣。外旣偏而內復潰，琳乃首施兩端，徧奉表於二夷，觀望以拒陳，遂受高齊驃騎之命，終爲□類矣。而瑒異是。宇文氏授瑒以刺史，瑒誓死以拒，守孤城而不降，使城陷而死焉。瑒得死所矣。乃陳兵至，周圍解，兵

力已疲。民情已釋。旁徨四顧。故國已亡。而無可託足。乃集將佐而告之曰。吾與王公同獎梁室。勤亦至矣。時事如此。豈非天乎。乃舉州以降陳。非降也。不降而無所歸也。救江陵拒宇文者。瑒之初心也。陳之篡。梁之亡。非瑒始計所及也。瑒非敬帝之臣。陳高有篡弑之逆。而敵怨不在後嗣。文帝非躬篡之主。不辱其身於加刃。吾君之狡夷。瑒可以無死。而又爲誰死邪。若此者。瑒不能豫計於先。而抗宇文以全郢城。則其素所立之志。終始初無異致。瑒何病哉。無他。王琳雖名爲義。而圖功徼幸之心勝。則遇變而不知所擇。瑒義在心。而不僅以名。事雖不濟。而義終不墜也。決死一旦。而挾功利以爲心。物必敗之。亦惡知變之所生而早計之哉。

詩云。大風有隧。貪人敗類。類之已敗。則雖非貪人。相習於

亂大風之隧。當其隧者無不靡也。貪人之所吹拂成乎風。而類無不敗。且不自知其爲大惡。捐名義以成乎亂賊。而後人道絕矣。華歆、賈充、劉穆之、謝晦、沈約、褚淵、崔季舒、胥貪人也。扶人爲亂賊。居篡弒之功。而身受佐命之賞。弗足責也。王晞曰：非不好作要官。但思之爛熟耳。高演報其翼戴之功。使爲侍郎。苦辭不受。知貪人之不保令終。而靜退以全身。非華歆輩之匹也。乃首倡逆謀。力爲贊畫。夜入帷幕。忘生蹈險。以奪高殷而弒之。晞不自爲榮膺也。徒焦肺困心。不恤族誅之禍。唯恐演之不成乎篡。何爲者邪。功成而不受賞。安下位以終身。使移此心以盡誠於君父。而獎掖人於忠孝之途。則於諸葛公桑株八百、薄田十頃之節。又奚讓焉。然而晞慙不畏疚。以爲亂賊之腹心者。何也。篡奪之風。已成乎隧。當其隧者靡焉。習以爲安。而不知其動。

搖之失據也。民彝泯矣。天理絕矣。百年之內。江東河北。視弒君父如獵麋鹿。篡國如掇螟蟬。無有名此爲賊。而驚心動魄者。晞固曰。吾爲其所應爲。而不受佐命之賞。則道在是矣。悲哉。華歆輩之敗人類。而人類無能更存也。士不引千秋之公義。以自擇所趨。習染時風。以爲固然。從後而觀之。惡豈有瘳。而一曲之操。其能揜不赦之辜哉。

以亂人爲可畏者。懦夫也。以亂人爲不可畏者。妄人也。莊周氏自謂工於處亂人矣。一以爲猛虎。一以爲嬰兒。一以爲羿之彀中。而不可避也。一以爲大浸稽天。而可不溺也。懦夫聞之。益喪其守。妄人聞之。益懼於凶。則唯失己而謂輕重之在物也。虞寄僑處閩海。陳寶應連周迪留異以作亂。寄著居士服。屏居東山寺。危言不屈。寶應縱火焚寺。以脅之。威亦燻矣。而寄愈危。責寶應也愈厲。如寄者。豈不戒

心於亂人之鋒刃。而任氣以行邪。乃終嶽立千仞。而不以
寶應之凶悖爲疑。非妄以輕生狎暴人而姑試也。求諸己
者。正而已矣。浸令不然。心非之。抑詭隨之。私議之。而面諱
之。亟於求去。而多方以避之。放言毀度。佯狂閔默。以順之。
皆莊周所謂緣督之經也。而早爲亂人之所測。祇以自辱。
而無補於禍難。妄之興。懦之變也。夫君子正己而已矣。可
爲者奚惴而不爲。可言者奚憚而不言。亂人雖逆。獨喪之
天良。未盡絕於夢寐。天可恃也。卽不可恃。而死生有命。何
所用吾術哉。是以知虞寄之可爲君子矣。歐陽紇反於廣
州。流寓人士。惶駭失措。而蕭引恬然曰。管幼安袁曜卿亦
安坐耳。直己以行義。何憂懼乎。寄近寶應而危。引遠紇而
安。寄直己之道行。引直己之志定。其歸一也。反是則韋思
祖以畏葸。爲赫連勃勃所惡而死。趙崇以輕薄。爲朱溫所

怒而死。崇呼橐駝爲山驢王以誚温剛柔無據而可。惟其處己者未正

也。

儒爲君子者也。君子不可欺者也。儒而受欺於人。則不惟無補於世教。而其自立也。亦與欺爲徒。因以欺人而自欺也。甚矣。養老之典。儒者重言之。不審於何以養也。則宇文邕胡孫而優俳。遂謂其可登簫韶之綴兆也。漢儒飾文而迷其本。於是桓榮李躬受割牲躬饋之榮施。今且未知名帝之果可以養老。而榮躬之果可爲老更否邪。雖然。當東漢之初。天下可無捐瘠離散之苦。而榮與躬。非從弒父與君之臣。猶可尸此而無大慙也。宇文氏日糜爛其民。以與高齊陳氏爭。丁壯捐尸於中野。農人沒命於輓運。父老孤癯。無告者不知幾千萬。而于謹以譏詐傾危之士。左袒宇文護以弒其君。乃覲然東面登降。坐食於太學。掇拾陳言。

如樂人之致語。遂施施然曰。此文王敦孝尊賢之道也。儒者榮之。稱說於來今。爲君子儒者其然乎。文王之養老。孟子言之備矣。非飾衣冠。陳尊俎。贊拜興於伯夷太公之前也。且其爲伯夷太公。而後爲國老。桓榮李躬何足以稱。而況于謹者。固伯夷所與言。而視如塗炭者乎。先王之政。紀於尚書。歌於雅頌。論定於孔孟。王者之所宜取法。儒者之所宜講習。無得而或欺。亦無得而自欺者也。語雖略。而推之也。建天地。考三王。質鬼神。俟後聖。無不在矣。漢儒之說。欲以崇道。而但侈其榮利。賓賓然。夫我則不暇也。

臨海王

觀於陳氏之代。抑不知當世之無才。何以此極也。侯安都。周文育。程靈洗。戰而獲。獲而囚。囚而繫。以長鎖。鼠竊而逃。仍爲大將。而不慙。其武人可知矣。劉師知。到仲舉。奉詔